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十四　　大興徐松

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貞元十一年乙亥

三月丙申諸州準例薦隱居邱園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九人各授試官令給公乘到京日量才敘用舊書本紀冊府元龜載於十二年三月非是　因話錄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進士二十七人試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

崔元亮舊書本傳元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元亮墓誌銘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詞賦舉進士甲科　郴州臧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日進士崔元亮當是未第時所題故無前字

韓泰柳宗元送韓豐詩後序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韋宗說注云韓

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又見館驛使壁記及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韓愈舉韓泰自代狀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又見順宗實錄

苗蕃　昌黎集故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君諱蕃字陳師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五百家注引韓注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周君巢　君巢貞元十一年進士見淇輿祖韓子年譜　昌黎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作汝南周公巢

齊暤　昌黎集有送齊暤下第序五百家注樊氏曰齊暎見弟六人昭映暤照煦無有皞者按登科記暤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按暤與皞字形相近而訛

獨孤霈　柳宗元送獨孤書記序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霈韓注貞元十一年登第

李季何　見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季何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

陳師穆　見文苑英華

李應　唐詩紀事應登貞元十一年進士第

諸科八人

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科　蔡廣成冊府元龜作蔡武永樂大典引作蔡茂今從舊書　劉

明素楮藏言寶華傳府君諱素字丹列弱冠不樂進士之科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其時天下總薦九人公獨不除授

博學宏詞科歐陽詹與張尚書書云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博學宏詞科試便往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期拔試直言極諫在十年十月則詹應此年宏詞也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

李季何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浮輪初縹緲承蓋下氤氳薄影隨風度殊容向日分羽毛紛其遠環珮杳猶聞靜合烟霞色遙將鸞鶴羣年年瞻此御應許從元君文苑英華

陳師穆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晴曉仲原注疑春日高心望素雲彩光浮玉輦紫氣隱元君縹緲中天去逍遙上界分鸞驂攀不及仙吹遠難聞禮候於斯覩明循原注二字疑在解紛人歸懸想處霞色自氤氳文苑英華

李應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曰元鳥初來日雲仙望處分冰容開上界玉輦擁朝雲碧落流輕豔紅霞間彩文帶烟時縹緲向斗更氤氳影隨風馭逍遙出曉雲茲辰三見後希得從元君文苑英華

十二年丙子

三月十七日國子司業裴肅奏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爲文字

之楷範作詩人之興咏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範其老子是聖人元微之言非經典通明之旨爲舉人所習之書伏恐稍乖本義伏請依前加爾雅奉敕宜准天寶元年四月三日敕處分唐會要

是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乃止國史補

進士三十人試日五色賦以日麗九重聖符土德李程狀元

李程舊書本傳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鵬伯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詞科爲韻𥥛臺晴望詩見柳宗元集注

摭言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

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鞫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詳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爲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于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于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北夢瑣言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倏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逾

孟郊

唐才子傳孟郊字東野洛陽人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調溧陽尉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諱郊字東野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

去關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五百家注引樊注曰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年五十四　孟郊有登科後詩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又有同年春燕詩云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舞摧花枝意蕩晚晚景喜凝芳非時馬跡攢騶裘樂聲韻參差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綠煙柳際垂淹中講經義泮皮獻清詞前賢與今人千載爲一期明鑒有皎潔澄玉無磷緇永與沙泥別各整雲漢儀盍棄自中積英名日四馳塞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抑忽已盡親朋樂無涯幽蕩發空曲芳仕郁所思浮跡自聚散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奪移又有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座主呂侍御詩云昔歲辭親泣今爲戀主泣去住情雖並別離易戰天矯大空鱗曾爲小泉蟄幽意獨沈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宰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慈親誠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溼雲寺勢動搖山鏡韻噓吸舊游期再踐懸水得重把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　柳瑊摹雁塔題名殘拓本有貞元九年正月五月進士孟郊題是未第時題故無前字

馮審

舊書馮宿傳宿從弟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　新書審字退思

張仲方

舊書本傳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皋父抗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第又曰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諫議大夫　白居易張仲方墓誌銘公諱仲方字靖之貞元中進士擢第博學宏詞選登科

李方古

昌黎集有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五百家注引韓注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

崔鄖

鄖舉進士平判入等見舊書崔郾傳　杜牧崔鄲行狀崔鄲字廣略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

蕭鍊

柳宗元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迺時而名擢太常韓注云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第

湛賁

摭言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閤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時伉方跨驢縱遊於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唐詩紀事至今袁州之西有落驢橋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湛賁登進士第

崔護

唐詩

紀事護守殷功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鄭贇見文苑英華

喬弁見文苑英華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試拔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爲韻見文苑英華又有竹箭有筠詩亦當爲是年試題

李程廣卓異記引登科記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十三年宏詞頭登科按十三年爲十二年之訛

柳宗元宗元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學宏詞韓注貞元十二年公年二十四又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云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

李摯　李行敏摭言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登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酬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席夔見文苑英華

張仲方見文苑英華　舊書本傳仲方宏詞登科釋褐集賢院校理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見唐語林　摭言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閥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

司日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
生仙翁昕日事應見此時情

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淯風之不迴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懿彼日昇考茲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爲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羲和之職自契黃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時也寶宇廓清景氣澄霽浴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煙捧於圓象蔚矣錯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固知疇人有秩天紀無失必觀象以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耿可抱珥比而窺匹泛草際而瑞

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
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彩之質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
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是以光照下古
照臨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視名蜚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藿
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圖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夫
少昊諒感之以呈祥與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今則引耀神州揚
光日域設象以啓聖宣精以昭德彰燭遠於皇明乃備彩於方色
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文苑英華
湛賁日五色賦曰聖日呈貺至德所加布璀璨之五色被輝光於

冋遐纖塵乍收爛彼雲開之彩淸漣旣動煥乎川上之華且夫德惟純一瑞符兼九彼合璧而未方貞抱珥而何有豈若青赤以之彩錯光芒屏其氛垢星同色而莫儔露成文而曷偶至乃天衢將曙春雨新霽廓彼長空斂其纖翳煥羲車而逾媚映彤庭而轉麗同象德於金天陋再中於漢帝于時宸眷屢迴聖心方契恆旰食以爲慮豈浮雲之能蔽觀其往復黃道隱見非一彰有德而天下文明照無私而海內淸謐馴翬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彼連珠之代王宇之日雖得以載其圖牒寳雖以爲其儔匹未若光分五色德合三無

明天道以下濟與人事而同符敎玆嘉祉超於邃古杲杲而五色成文郁郁而萬物咸覩祥光旁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竝建社之土于以光被四表昭彰元聖播頌聲於管弦流喜氣於歌豚矧其堯舜爲理羲和奉職仰以陽精象於我德不然何以照曜六合元黃五色出乎震位煥夫皇極仰其耀希煦嫗以資成傾其心比葵藿之生植傭餘光之可惜庶分陰之有得英華文苑

崔護日五色賦曰陽精之瑞兮惟瑞之嘉首三光而委照備五色以連華繁彩遙分叶二數於聖運祥光下燭賚元吉於皇家且夫天之降禎昭示羣有日之效慶丕應元后軼圖牒而稱靈著策書

而不朽徑惟千里表年歷而當千麗彼九華彰帝業之在九懿其廓烟霄而朗霽斂天宇之氛曀出暘谷之方融歷離宮而增麗義和疑而愕立儒官駭以橫睇循黃道以遲遲爍青冥而晰晰覩其瑞景中煥浮晶外溢所以告昌期符聖日紹金天以標異掩羣祥而首出仰其衆色比河上之榮光徵彼謠言異江中之萍實景麗天衢明均八區知神光之有孚信元化之潛敷媚韶陽於紫陌混佳氣於皇都于是見土行之善應識帝載之珍符君一德兮格於上天日五色兮臨於下土實有感而斯見固惟仁而是輔乘虛散彩狀朝烟之煖空縈隟通輝若晴虹之入戸燦爛同耀元黃交映

象藻繢於金輪聚雲霞于寶鏡當道泰以垂貺契河清之表聖諒四時之莫傳豈再中而佊覩則知天意非昧人情可測所以昇其彩示輝光之日新所以呈其祥慶文明之允塞偉夫彼日之瑞可以象君之德謬膺薦於春闈幸觀光於上國按今本文苑英華闕名據永樂大典所載舊本補

李程春臺晴望詩曰曲臺送春日景物麗新晴靄靄煙收翠忻忻木向榮聊看遲日上閑愛野雲平風慢遊絲轉天開遠水明登高塵慮息觀徼道心清更有遷喬意翩翩出谷鶯文苑英華

鄭賁春臺晴望詩曰追賞層臺迥登臨四望頻熙熙山雨霽處處

柳條新草長秦城夕花宜漢苑春晴林翻度鳥紫陌閙行人旅客風塵厭山家夢寐親遷鶯思出谷鶱霧待芳辰 文苑英華

喬幷春臺晴望詩曰層臺聊一望遍賞帝城春風暖闖啼鳥氷開見躍鱗晴山煙外翠香蘂日邊新已變靑門柳初銷紫陌塵金湯千里國車騎萬方人此處雲霄近憑高願致身 文苑英華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物有感者其沙之同流藴至精之未吐俟明鑒以來求披蹟沲歷汀洲期往而有覩必專而是謀若不克見何遠不討大無閒於洪流細甯忽於潢潦必因目擊信夫川則效珍不假鏡臨所謂地不藏寶於戲未分美惡必在妍媸當有期于愼

簡幸無見于忽遺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湄初若泱浮
雲播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纍纍充一鎰而有待貫
三品而方期出輕漣而沈潛自照川麗景而光炅生姿泊乎沙之
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必資作礪自
同選衆以求仁曾是滿籯未若勸學而知道伊昔識眞者寡罕遇
良工遺我於一撮之內混我於衆流之中純固空知夫自守精英
不得而外融與砂礦而雜居則如雲積處礦按字疑有誤璞而自異詎
可齒同實既有矣況於人乎夫辨之掌握倘辱在泥塗則將排砦
沙涉淸淺雖有懷于揀金庶不遺于片善今則藻鑒既明肅將自

媒與公雅符於通論士衡猶患於多才不然者則懷寶而退矣曷爲體物而來哉（文苑英華）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沙之爲物兮眡污若浮金之爲物兮恥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孔（外集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圭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盡浸淫而顧盼指熒爾而採掇動而愈出將去幽以即明涅而不緇實既堅而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渾渾之濁質見耀耀（外集作熠熠）之殊姿久晦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余如遺其隱也則雖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

保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元同儼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益而彰故燗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研滯暉外集作碎清光而競出擢真質而將外集作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與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徒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類剖蚌之乍分粲兮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詩乍比而祈招卽詠外集作周德思比而岐昌卽詠陸文可伴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甯謝滿籯之學次之愈朗

詎慚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擬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文苑英華河東外集

席夔披沙揀金賦曰寶之至者金實難儔何混質于微細每隨沙以沈浮不耀其光誠覩而莫辨退藏於密故披而可求元鑒在人至誠斯保察晶熒於積礫覩隱映於潭島澹以冥搜靜而窮討爾混濁酌澄浩得之爲利雖云貨以藩身揀必於精終是不貪爲寶道以之至行無越思研精既辨取捨奚疑浩浩同流詎謂衆雖分矣尋尋匪藏盡可汰而出之信多雜而不混何在小而見遺故得方以選才比諸振藻符至人和光之德明君子知微之道豈止匪

固於窮思蘊於中懷至寶稱元功披隱淹而不厭積資產以未豐則情惟盜比而業於商同也徒觀夫敷彩汙塗湼而不渝外濁如汩中明自殊養正以蒙潛蹤伏矣從人之欲道豈遠乎彼荆山採玉河上求珠刖雙足而未偶冒萬死而爭趨詎曰能智是爲至愚曷若隱而自彰微而可辨常保質於堅重匪淪精而展轉以是爲德則和而不同以是求賢則舉不失選況今至珍必見朗鑒恆開細無不察大無不該在沈潛而未耀求揀鍊而斯來亦何必披鄧陽之沙方見爲寶覽士衡之賦然後稱才文苑英華

張仲方披沙揀金賦曰披流沙之至賾惟良金而可求諒稟質以

相混信韜光而莫儔處其汙而含潔潛其剛以產柔將陶甄以入用在晶熒而必收爾乃發彼衆彩瑩然祕賫砂礫之下自守其堅剛茫昧之中我得其精好遐邇必取纖微罔遺泛隑灧以吐色洗蒙垢以成姿匪塵泥之足亂豈玉石以生疑旣乍明以乍滅在沙之而汰之同至人受污以不吝等君子藏光以俟時且流形厚地晦質元造厥貢取戒於不貪旁求必歸于有道然後百寶惟斥三品惟崇美價初炫微明內融晦沈潛而不雜秉熠爚以潛通將耀質而有異豈藏山之與同鑒裁無疲期必分於醜好揚摧相借罔不假於磨礱俾精鍊以作範庶從革以成功亦何異夫才爲物表

道出常途標百行以卓爾擲繁文而煥乎每和光而不昧居眾流而有殊善惡猶茲必分眞僞於焉可辨雖知己而見錄本良工而妙選將永隔於下流且不遺於片善故明因特達道雖迴迴乍披之而可玩亦求之而乃來同無脛而斯感豈眾口以爲猜今振藻以作賦而愧乎擲地之才 文苑英華

李程竹箭有筠詩曰常愛凌寒竹堅貞可喻人能將先進禮義與後彫鄰冉冉猶全節青青尚有筠陶鈞二儀內柯葉四時春待鳳花仍吐停霜色更新方持不易操對此欲觀身 文苑英華

席夔竹箭有筠詩曰共愛東南美青青歎有筠貞姿眾木異秀色

四時均枝葉當無改風霜豈憚頻虛心如待物勁節自留春鮮潤期棲鳳嬋娟可並人可憐初籜卷粉澤更宜新 文苑英華

張仲方竹箭有筠詩曰東南生綠竹獨美有筠箭枝葉詎曾凋風霜孰云變偏宜林表秀多向歲寒見碧色乍葱蘢清光常蒨練皮閑風彩出節勁龍文見愛此守堅貞合歌屬時彥 文苑英華

十三年丁丑

中書試進士策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藏咸非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于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況牛馬於最盛

豈爲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品第乖迕或鉤摭纖微誠有可觀恐非盡善旣强爲己之學必有析理之精微侯嘉言以袪未達第一道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遂遣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以闢地或曰夷貊無厭兵乃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而辨之第二道　權文公集

中書試進士事無所考按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賦題不悅宰相嘲使減人數十餘人已得復黜見李翺獨孤朗墓誌銘或使中書重試以策歟

十二月顧少連爲尚書左丞權知貢舉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敎人之本則義理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

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
起伏請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問錄于紙上各令直書其義
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奏敕宜依 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二十人 玉芝堂談薈作二十人試西掖瑞柳賦以應時呈祥
聖德昭感爲韻見舊唐書本傳文苑英華又載龍池春
草詩當足 鄭巨源 狀元見玉 郭炯 見文苑 陳詡 永樂大典
此年試題 芝堂談薈 英華 引閩中記
陳詡字載物貞元十二年及第 歐陽詹泉州刺史席上宴邑中
赴舉秀才于東湖亭序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
闕下秋八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遂有東湖亭之會是日人
有甘棠館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邑人濟
陽蔡沼 按詡于是年登科蓋三舉而後及 宋迪 永樂大典引
第淳熙三山志陳詡終戶部員外郎知制誥 宜春志貞元
十三年宋迪 獨孤申叔 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君諱申叔字子
登進士第 貞元十二年二十二舉進士韓注貞元十三年

申叔中　柳宗元呂侍御恭墓誌呂渭貞元十三年爲禮部

進士

裴操　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閤遺私謁之書於延齡爲湖南觀察使呂侯道見文苑英華

高元裕　舊書本傳

按禮部尚書當作禮部侍郎

字景圭渤海人祖𣡸父集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和初爲侍御史奏改　按元裕以大中二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在鎭五年入任吏部尚書卒于道蓋卒于大中七年年七十六蕭鄴高元裕神道碑云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第弱冠在貞元十三年也

明經科

李口　歐陽詹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　按癸丑爲丁丑之訛

諸科六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呂渭　舊書本傳渭授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按唐會要載此事作上聞而惡之考李翺獨孤郁墓誌銘當從會要

册府元龜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粘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其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渭連知三舉後因入閤遂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舊書本紀九月以禮部侍郎呂渭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郭炯西掖瑞柳賦曰乾坤至誠草木無情神靈秉化而致理枯朽效祥而發生當聖澤未沾故兀然枯悴及天光迴照遂藹爾敷榮固爲物以感遂與百祥而畢呈故得垂陰鎖闥之中固本鳳池之側始孤標而穎拔乍苒弱而條直長充西掖之佳概迴矜東門之秀色芬敷自異永垂不朽之名變化無常用表好生之德懿其黃生漸蔚餘綵惟條拂瑞景而增麗裛祥風而獨搖可以彰聖主之元感可以見昊天之孔昭舒卷以時陋梧桐之半死榮枯順理鄙

松栢之後彫且春布發生之慶秋行肅殺之令於天地而不失其常在金木而各得其性衆皆畢出叢逵我則向日而衰衆皆黃落萎腓我則感時而盛不然何以知至德之動天運神功而瑞聖者矣翠色牂牂異洒泉露榛之祥輕陰澹澹同郁郁枯梓之感煙銷雨霽霏素雪於宸居日晏春深雜繁花於春覽青翠葳蕤垂軒拂墀在日月偏臨之處當鴛鸞集苑之時至矣哉天降靈貺聖爲明證既得地而不雜衆流常託根而獨標美稱是知天聽自人而應者也文苑英華

陳詡西掖瑞柳賦曰柳變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未至失榮落

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宮闈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物或有憑神因難乎生植不易地而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鑒俾下民之是則于以激忠臣之心于以彰大君之德初斯柳之失常人未知其為祥叅原之煙景明媚漢苑之草樹芬芳獨孤影而槁瘁似永隔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霄露之疑霜及夫天迴龍步木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姓從龍而翊聖彼眾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豈固異於常材實願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成天意之孔昭德惟可鑒結人心之幽感不然抑且無情何枯而生其枯也當煙塵之晦

其生也表氛沴之清與時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持疾風始知夫貞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侑貞宜其俯鳳池而灑潤接雞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攜稱聞瑞柳於春宮遂揄揚於天應文苑英華

陳詡龍池春草詩曰青春先鳳苑細草遍龍池曲渚交蘋葉迴塘惹柳枝因風初冉冉覆岸欲離離色帶金堤靜陰連玉樹移日光浮靃靡波影動參差豈比生幽遠芳馨眾不知文苑英華

宋迪龍池春草詩曰鳳闕韶光遍龍池草色勻煙波全讓綠堤柳不爭新翻葉迎紅日飄香借白蘋幽姿偏占暮芳意欲留春已勝

生金埒長思藉玉輪翠華如見幸正好及茲辰文苑英華

爲侯造龍池春草詩曰暖積龍池綠晴連御苑春迎風莖未偃裛露色猶新苒苒分階砌離離雜荇蘋細叢依遠渚疏影落輕綸遲引紫花蝶偏宜拾翠人那憐獻賦者惆悵惜茲辰文苑英華

十四年戊寅

九月癸酉詔鄉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人等令年宜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嘗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門恐非所宜上聞而矍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數十人時議惡敦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

是說於貞元更不復置舊書本紀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人按呂衡州集有禮部試鑒止水賦注云以澄虛納照遐象分形爲韻任不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又有青出藍詩注云題中用韻限四十字成文苑英華所載同是爲此年試題

李隨狀元

李翱舊書本傳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翱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　李翱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貢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十一月梁君遘疾歿翱漸游于朋友公卿間梁君歿于茲五年每歲試于禮部連以文章罷黜按序作於十三年未及第時

張仲素唐才子傳張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翱呂溫同年復中博學宏詞　唐詩紀事張仲素建封之子　按廣川書跋載李翱慈恩題名云李翱第一張仲素次之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蓋李張皆於上年爲京兆等第也

呂溫唐才子傳呂溫字和叔河中人初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十四年李隨榜及第中宏詞　唐詩紀事溫字和叔一字化光禮部侍郎渭之子貞元中連中兩科　劉禹錫呂君集序東平呂和叔始以文章振三川三川守以

為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逝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謂其登兩科連
中銳刃愈出 呂溫有及第後答潼關主人詩云本欲雲間化翮
隨波復翻一清太常第十過潼關門志力且
處棄功名誰復論十人故相問斯笑不敢言 權長孺 權德輿送三從弟長
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
厚人文昭明則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上而進得不謹于初以
自貢耶然則鍥千之刃騄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孺所
由獲進於有司之門也在昔嘗忝六官之半後以綱轄再臨儀曹
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髫年秀發好學不遑迨于弱冠餘勇可
賈修詞體物講貫習復發功中的觀者偉之大每歲登名者四方
之人皆屬耳目以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
得之異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崇開擢之棚
識以賢能之書來獻于王庭德名家法華萼相輝豈吾早成亦將
感礪允賦而先友過聽遂以名聞遂茅之中未策而仕既而中外
旋期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為雖光貴解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
名迺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遊寓湖海或等召亦嘗從之
頃歲以禮官徵至闕下因緣朝奬忝冒清近既非所宜居常缺然
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覩爾之年猶前日耳每思孔孟不惑不動心

之言以爲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鄉者十君子之本爾能求脩
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獄于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篤言歸
甯拜慶堂下青袍被體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
門從姪從弟之仕丈者不十數皆相愛以誠惜別爲甚因爾之文
藝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木之梳厚也方可以
貞大丹大契爾其勉之其餘則且曾慎夏爲甚而已十四年四月
從付祖兄德輿敘　按集有再從叔故試大理評事兼徐州蘄縣
令肖君墓誌銘府君諱行方貞元十六年五月殁于楚州有子門
長孺弱冠舉進士甲科顧少
連時爲尚書左丞故曰左君

獨孤郁

舊書本傳郁及之子河
南人貞元十四年登進
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
上權侍郎書云貞元十二年八月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不肖
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
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于大賢也蓋登第後始爲德輿之壻

李翱獨孤朗墓誌銘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
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
人皆黜公即日歸養使其弟留以卒業以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三
計之二十一歲當貞元十一年舉進士之二年則十三年也留弟

卒業謂郁于十四年及第　韓昌黎獨孤郁墓誌銘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及之第二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

王起　舊書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登制策直言極諫科　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子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

王季友　見文苑英華

盧元輔　舊書盧杞傳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于時進士擢第

李正叔

李建　建為遜之弟見舊書李遜傳　元稹李建墓誌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

李逢

張隸初

蕭節

時元佐　續定命錄德皇之末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

李宗衡

鄭素　以上九人見呂溫祭文其年未詳附此俟考

明經科

韋溫　舊書本傳溫字宏育京兆人祖鑾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應兩經及第　杜牧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公年十一以明經取第以會昌五年年五十八推之及第在是年

諸科九人

知貢舉　尙書左丞顧少連　册府元龜　唐會要　呂溫祭座主故兵部尙書顧公文維貞元十年門生侍御史王播監察御史劉禹錫陳諷柳宗元左拾遺呂溫李逢吉右拾遺盧元輔劍南西川觀察支使李正叔萬年縣主簿談元茂集賢殿校書郎王起秘書省校書郎李建京兆府文學李逢渭南縣尉席夔鄠縣尉張隸初奉禮郎獨孤郁協律郎蕭節奉禮郎時元佐滎陽主簿李宗衡前鄉貢進士鄭素其文有云中侍六載內朝十年三司秋賦五掌春銓又曰播等爰自諸生昇爲王賓播嘗再忝於科第始一命於朝倫或負知於一紀或登用於數旬凡在京兆一十九人四忝御史三爲諫臣　按貞元十年爲元和十年之訛

張仲素鑒止水賦曰水可取鑒人能就諸將審己以徵實必含形而內虛其止也靜其淸也徐方湛兮而皎鏡異汭彼而淪胥符上

善之心自多宏納見無私之狀臨或躊躇貢扶德之深矣諸至人之淡如當其曉日增鮮光風未度既清泠以爰止持炯戒以爲諭等濫觴之猶蓄何一杯之足措諒善惡之咸覩必形影之自遇豈獨無當五色空涵眾文伊吉凶之纖起如動靜之潛分俯而窺似神交之淡怕默而察若靈化之絪縕且義叶養蒙道深觀竅洞虛無以責有在清明而惟肖心不同也常稱厚貌之疑鑑之精兮未若重泉之照辨妍媸而無失固潔著而爲妙斯所以田巴覽之而獨悲陸雲覩之而自笑若乃芳塘始啓白水初澄有美人兮方覯坐曲岸而情凝毫髮已分想沈姿而映藻清華不動見浮彩之生

鑒是知聲有往而必復者謂其響答水以止而能鑒者謂之冥合
方取則於川渟孰混歸於海納此亦紀人事垂正經庶在觀身而
貴影豈徒品物而流形今則萬頃方臨羣容在掌隨方圓以見意
在清通而賦象苟明鑒之不遺願飾躬而是往文苑英華
呂温鑒止水賦曰水止矣靜之其徐物鑒矣久而益虛且無情於
美惡又奚議夫親疏委質員來所期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罔慮
夫至清無魚若乃迴塘月抱高岸環合泥滓湛然自洗金沙烱其
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異川澤之惟汙是納有匪君子此焉明
徵氣隨彼息心與源澄端形赴影如木從繩其表微也挂金鏡而

當晝其索隱也隔玉壺而見氷爾其色必洞徹光無怳瀁不蒸翁鬱之氣不激潺湲之響百丈在目千仞指掌蕊每自乎中見美質非乎外奬鑒形之始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觀其下倒星漢上拔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羣分君鑒之以平心臨下以倫臣鑒之而厲節在邦必闡妍媸無形兮惟人所召物我兼遺兮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誠至人以之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波如建瓴不捨晝夜爭輸滄溟徒乖躁靜之理莫分眞僞之形者哉國家以賢爲止水鑒有餘裕彙形鱗集眾象咸附濫巾竊吹者十手其指研精撫質者千載一遇夫如是姑

自攝其威儀亦何憂而何慨 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王季友鑒止水賦日鑒於水者不在于廣大而在於澄渟奔流則崇山莫辨靜息則纖芥必形故能任人倫之巨細隨物色之丹青皆一鑒而洞達若三光之出冥因見底之淸成照膽之朗以無心而應物皆潔己而呈象如白日之輝煌無孤蓬之振盪憑虛之狀信有妍而有媸閥實之明固無偏而無黨若乃仙井舊渫華池既瀦中無浴鳥下絕游魚疑金鏡之湛寂若瑠璃之至虛當其來見威儀之酷似及其去無眹迹於淪胥向使潺湲不息噴薄長往將沃日而騰虹或因山而瀑布遺駭飈之欻起値潛虬之交鶩雖有

清明之本質豈能使形影之相遇是知專而靜可以居要明而動亦不能照斯大道之指歸豈常情之感召得懲躁之爲誡知飾容之惟肖人觀於水既定而後詳水鑑於人當止而爲妙照其美也非所愛照其惡也非所惛不分明于有位不掩映於無朋諒可移性俾居於正直豈懷鑒貌獨貴於清澄想夫煙雨初霽泥沙不雜明看皎綠止若冰合忽形來而影見類聲往而響答在良賢而暫窺宜陋軀之愧納今者貞淵特異穎燿前闕雖萬形之森列終一鑒而區分 文苑英華

呂溫青出藍詩曰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朱研方比德白受始

成形袍製宜從政衿垂可問經當時不採擷佳色幾飄零文苑英華呂

衡州集

王季友青出藍詩曰芳藍滋疋帛人力半天經浸潤加新氣光輝

勝本青還同氷出水不共草爲鄰翻覆衣襟上偏知造化靈文苑英華

十五年己卯

進士十七人文苑英華有行不由徑詩當是此年試題　封孟紳狀元唐詩紀事孟紳貞元十五年高郢

下進士第一人終于太常卿　張籍唐才子傳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及第授祕書郎　按張籍爲僕

韓愈引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

昌黎在徐州所薦送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云州家擧進士選士

謬所當馳詞對我策章何何煒煌張籍哭退之詩云公領試士司

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是也籍有徐州試反舌無

聲詩

王炎　舊書王播傳播弟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白居易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擧及第炎既第未仕

李景儉　舊書本傳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景儉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呂溫韋夏卿碑言開府辟士有隴西李景儉

邵楚萇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邵楚萇字待倫閩縣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按待倫淳熙三山志作待翰志又云楚萇終校書郎

裴顥　白居易代裴顥作王府君墓誌銘云某不佞頃對策于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按王炎是年擧進士題蓋與同年

孟寂　張籍哭孟寂詩云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注云唐進士登科記孟寂乃中書舍人高郢所取十六名其年進士十七人博學宏詞二人故詩云十九人　按孟郊有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詩

俞簡　見文苑英華

諸科四人

博學宏詞科二人　試題爲樂理心賦以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爲韻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題中用韻六十字成見

呂衡州集

獨孤申叔 柳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

呂溫 見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舊書權德輿傳貞元十年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輿直禁　柳宗元送辛生下第序略云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擬秩矯枉痛抑華耀韓往云高郢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忘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封孟紳行不由徑詩曰欲速竟何成康莊亦砥平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不復由蹊徑無因訪將生三條遵廣道九軌尚安貞紫陌悠悠去芳塵步步清澄蹤千載後公道有遺名 文苑英華載此詩誤作孟封據

唐詩紀事改正

張籍行不由徑詩曰田裏有微徑賢人不復行孰知趨捷步惟恐異端成從易衆所欲安邪悲所生誰能違大路共此競前程子羽有遺跡孔門傳舊聲今逢大君子士節再應明　文苑英華

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大路自規行且慮榮紆僻將求坦蕩情兼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遵險脩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文苑英華

俞簡行不由徑詩曰古人心有尚乃是孔門生為計安貧樂當從大道行詎應流遠迹方欲料前程捷徑雖云易長衢豈不平後來

無往路先達擅前名一示遵途易徹吏益自精文苑英華

獨孤申叔樂理心賦曰心爲靈府樂有正一作和聲感通而調暢之

理自得訢合而邪僻之慮不生翕如冥契混若化成孕和平於德

宇保純粹於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俯匏土革木之器

備干戚羽毛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蕩其心志推移于道德

藹然而與日以和悠爾而躋之壽域成文不亂知至樂之有融從

律弗蠡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感性罔不悛致和易於無象禁奸

邪於未然希夷自適鬱結攸宣苟斯須之不去何嗜慾之能遷況

乎大樂同和至音交暢聽寂寞而何求覩窅冥而無狀將欲革驕

志以純仁化貪心爲貞諒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皦如足養浩然之氣融融洩洩飭抱怡爾之憂是知以德音爲音則合于仁義以淫樂爲樂則比於慢易咸濩作而理亦隨之鄭衞興而時乃殆而信至化之所繫實和樂之攸賫是以重華明兮簫韶若此獨夫靡兮頹沛若彼忘味興歎於宣尼觀風見稱于季子則知樂之爲用也不獨是煩手譁俚耳正心術而導滛源非聽其鏗鏘而已文苑英華

呂溫樂理心賦曰道無象天無聲聖人不有作曷以觀化成由集作於是鼓吹大塊鏗鏘元精因乎心而式是理本形乎器而强爲樂

名以齊五方之俗以厚萬物之生始積中集有而字發外率充性與情集作足說性而養情樂與心實則所謂固天之縱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雨施上以見爲君之難下以知爲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以此必覩集作獲儀鳳之集有嘉字瑞若乃樂在閨閫父子靜專蓋取諸無荒而樂有節而宣和以嚴濟愛由微全有家者理心以此必返天性於自然且夫樂之作也一動一息心之理也惟精惟直然後集有能字在聽而必聰無入而弗克集作不得節有序觀貫珠而非珠聲成文見五色而集作於無色其或惟邪是念惟慝是度集作克則雖琴瑟在御管磬聿

脩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求亦嶲望夔濡集作虒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何元通樂資交暢明則貫天地之化言幽則索鬼神之精狀會節有極象之則發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貞而不諒大矣哉至樂希夷俟其稀而聽之以思固不資集作尃於子野作必在聽集作不聽 亦無俟於后夔方今致和統同反本復始別集作辨 六律以分聽集作聰 納八風而齊軌集作齊八風而同軌 共鍾虛受我則明其道言朱絲集作弦 遺音我則戒夫嵒美此吾君之以樂理心宜乎貴為天子 文苑英華呂衡州集

獨孤申叔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精廬憖原注疑 夜景天宇滅埃

氣幽磬此時聲餘音幾處聞隨風樹杪去支策月中分斷絶如殘漏淒清不隔雲羈人方罷夢獨雁忽迷羣響盡河漢落千山空糾紛文苑英華

呂溫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詩曰月中集作峯禪室掩幽徑集作磬淨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泠泠流衆集作滿虛壑杳杳出重集作寒雲天籟疑難辨霜鐘詎可分偶來依集作遊法界便欲謝人羣竟夕聽真響荷花積露文集作應心自解紛文苑英華　呂衡州集

十六年庚辰

禮部策進士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縷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置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爲市貿遷有無者更何辜焉第一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恥格晈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第二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

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變原

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尚美朝陽之桐羊來鳳羽

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伕乎木雞巧必資乎瓦注咸所未悟庶

聞其說第三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

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

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

傳疑乎第四道

問蓄積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

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

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

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餱矜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第五道 白氏文集

十二月戊寅敕禮部別頭舉人宜委禮部考試不須置別頭 舊書本紀 罷 册府元龜　唐會要　按選舉志言尚書郎掌貢舉矣齊抗傳又謂抗爲相奏罷監禮部議必關于中書也

進士十九人 據白居易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則十九人當作十七人

試性習相近遠賦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

玉水記方流詩 見摭言

陳權 狀元

吳丹 白居易花前歎云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

王注吳謂吳饒州丹　唐詩紀事丹字眞存登第歷職至饒州首
慈副使知歷使尚書卒于饒州葬於常州樂天爲誌按居易有饒
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居易祭別吳七正字詩云成名共記
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疑亦謂丹又酬吳七見寄詩莫忘蜉蝣
內進士　白居易吟四雖詩云命雖薄猶勝于鄭長水注
有同年　鄭俞云余爲河南尹時見同年鄭俞始授長水縣令

白居易　舊書本傳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又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　白居易與陳給事書云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家僮獻書於給事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于給事蓋即此年正月也又箴言序貞元十

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 白香山年譜十六年二月十四日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第 按樂天生于大歷七年是年二十九歲李積香譜據香山詩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之語以爲樂天二十九猶未第誤也 摭言白樂天省試性習相近遠賦攜之謁李凉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白居易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詩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未爲貴賀親方始榮時輩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軒車動行色絲管舉離聲得意減離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又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詩盛時陪上第暇日會羣賢折桂應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組珮妓席儼花細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助歌林下水銷酒中天他日升沉者無忘共此筵

戴叔倫 唐才子傳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貞元十六年陳權榜進士 權德輿戴叔倫墓誌銘公早以詞藝振嘉聞

李口 白居易洲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過同宴見贈詩注二人並是同年 按鄭二當即鄭俞李郎中名俟考

王鍇 見文苑英華

杜元穎 舊書本傳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登進士第 白居易七年元日對酒詩注余與衢州杜相公及第同年

陳昌言 見文苑英華

陸□ 白居易寄陸補闕詩注前年同登科

崔元亮 白居易贈湖州崔十八使君詩云貞元科第忝同年又云為是蓬萊最後仙注云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後當時崔自詠云人間不會雲間事應笑蓬萊最後仙

諸科八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高郢 按白詩年譜又作中書侍郎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為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

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眞妄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己至若習於所是則孟母之訓子其居也初闤闠之是鄰遂賈鬻而無恥及夫又徙於學徒示以墳史卒能振文行以標名懋古今而播美豈不以性相近而習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則壽陵之從師其故也等善行之無轍見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鄲之學匍匐于茲既所能之未盡終故步而莫追豈不以習相遠而性亦失之固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遷性習以交喪易賢愚之攸處則捨于己而效於人學彌得而性彌阻逝而莫息亦莫之禁是非乖理而亦徇

未若襲愼而委順勿牽外以槪名在執中而克愼欽若奧旨闡諸古先習之則善道可進守之則至理自全玆義也智所不棄愚亦難違備中庸之可甄願斯焉而取焉 文苑英華

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愼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于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原邪正歧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由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

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脩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絫愼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矣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而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眞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渾澄而或濁或淸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誠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愼與不愼愼之義莫匪乎

率道爲本見善則遷觀炯誡於旣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眾心不等猶面如面爲誡哉習性之說吾將以爲教先文苑英華

巺丹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泉何處比四折水文浮潤下齊踰矩居方在上流映空虛碌碌涵白淨悠悠彭碎疑銜斗光清耐掩舟珪璋分辨狀沙礫共懷柔願赴朝宗日縈迴入御溝文苑英華

鄭俞玉水記方流詩曰積水綦文動因知玉產幽如天涵素色佯地引方流潛潤滋雲起英華射彶浮魚龍泉不夜草木岸無秋璧沼寧堪比瑤池詎可儔若非懸可測誰復寄冥搜文苑英華

白居易玉水記方流詩曰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孕光氾氾方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搖淺瀨如月落清流潛穎應旁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見淪棄即千秋 文苑英華

王鑑玉水記方流詩曰玉潤在中洲光臨碕岸幽氛氳冥瑞影演漾度方流乍似輕漣合還疑駭浪收貞緣知有異洞徹信無儔比德稱殊賞含輝處至柔沈淪如見念況乃屬時休 文苑英華

杜元穎玉水記方流詩曰重泉生美玉積水異長流如見清堪賞因知寶可幽斗迴虹氣見磬折紫光浮中矩許明德同方叶至柔月生偏共映風緩行將遊異寶雖無脛逢時願備收 文苑英華

陳昌言玉水記方流詩曰明媚如懷玉奇姿自託幽白虹深不見綠水折空流方珏清沙遍縱橫氣色浮類圭才肖角寫月讓成鉤久慮沈潛貴希當特達收滔滔在何許揭厲願從遊文苑英華

白居易對策曰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眾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隳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

辨物節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强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莽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逆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瀆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一道

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

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
實善者眾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眾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
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兹作焉及夫
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眾一人不善眾人效之故赦之
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
由兹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
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
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
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于一揆矣何

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于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其數其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其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矣謹對

第二道

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奧旨趣將焉

廣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訓致也易彷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選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騭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訓易陰騭不爭之訓彷彷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絶學無憂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處罐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鴞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

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道第三

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用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于嵎靈暮晷迴焉神合乎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迴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于物

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四道

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覸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而有縮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靑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後生生

蒸人返貞觀之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
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尚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
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
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有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能爲三軍
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
之道也康災救弊利物甯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
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流通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佐易聞
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僭不知所以裁之謹
究微言空懈下問謹對　第五道